

傅雷文集

傅雷 著
傅敏 主编

书信卷

上海远东出版社

傅雷文集

傅雷 著
傅敏 主编

书信卷

 上海远东出版社



傅雷在上海江苏路宅院的小花园里(一九六一年秋)



傅雷夫妇在书房(一九六五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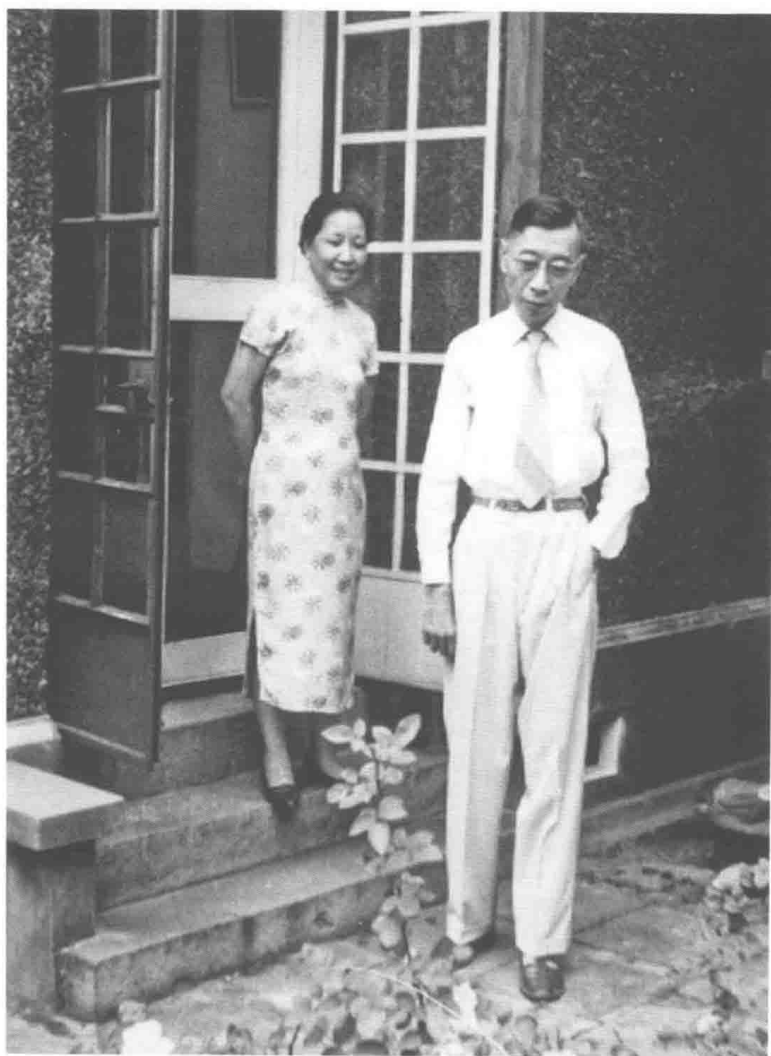
傅雷夫妇与黄宾虹夫妇合影于黄宾虹北平寓所前(一九四八年五月)



傅雷一家、庞薰琴一家和成家和夫妇及宋奇在庐山(一九四七年八月)



傅雷夫妇与挚友成家和(上左一)、成家榴(上右一)、成家复(一九四〇年)



傅雷因眼疾难以继续伏案工作，这是傅雷夫妇在寓所阳台门前观看亲手栽培的玫瑰花（一九六五年夏）

[illegible]

品益為悅補陰

古作峨嵋金生十餘幅陳

到美才印象度々
令感點五雲殺意

先生謫宦言見尤苦心折不獨吾國古作極以處

楚即西序近代地理志云互相參證不與毫釐
所似琴井隔之三人理會更皇瑞兒所實引矣

晚于旅維友有一端維摩外問亦時有管見

三年前在昆明被劫去楊文龍達樹廣飽而由運來

案之故雲 慈清道 此次

仍是獨樹面目，格飲之餘，珍此拱璧矣。本月

初北宗寶壽撰京之鼓未穩刻已青
左聖愛之鼓虎背歌臣何鼓云自寒之

力荷言之慷慨蒙

京製就 方作舊稿中(字在紙上)再檢賜一

俾便合併供養不情之理

長者得無自落不如做生字先由中謝致慶

道安

晚
信
雷
怒
驚
商

五月廿五日

上海昌記公司製

傅雷致黄宾虹的第一封函墨迹(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日可

令尊寄下宵翁年譜最後謄正稿並附函印發人義
惟前次送去書簡稿迄今尚未見審閱意見況目前形
勢方在學習階級鬥爭又着重表現新人新事同
仇敵社方面故迫因形勢關係稿歷未決之稿甚多前次
只能待實老查展奉辦之日再與美倫及人英提到年
譜問題眼下恐不合時宜此點抑銀婉呈

尊屬兩性等待望展一再延期且無消息個中因素我儕
亦當有所體會不知

高見以爲如何等之語

孝文先生 時候

中恕庵

五月十二日

事書與無疆道，作序者至重，重及政府多方照顧，但雷
不以此為利，在義觀之，分析作品為讀者做一番清毒工作，為愧無此影耳。
此致敬
公鑑

何經四附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新發回同至函應稿之作，以備參閱。

（一）通書下中手明立稿，杜將左列新書史，意是於見快，即斯，此也。是信，下筆，其意，是，高觀也。

（二）通書下中手明立稿，杜將左列新書史，意是於見快，即斯，此也。是信，下筆，其意，是，高觀也。
（三）通書下中手明立稿，杜將左列新書史，意是於見快，即斯，此也。是信，下筆，其意，是，高觀也。
（四）通書下中手明立稿，杜將左列新書史，意是於見快，即斯，此也。是信，下筆，其意，是，高觀也。
（五）通書下中手明立稿，杜將左列新書史，意是於見快，即斯，此也。是信，下筆，其意，是，高觀也。
（六）通書下中手明立稿，杜將左列新書史，意是於見快，即斯，此也。是信，下筆，其意，是，高觀也。
（七）通書下中手明立稿，杜將左列新書史，意是於見快，即斯，此也。是信，下筆，其意，是，高觀也。
（八）通書下中手明立稿，杜將左列新書史，意是於見快，即斯，此也。是信，下筆，其意，是，高觀也。
（九）通書下中手明立稿，杜將左列新書史，意是於見快，即斯，此也。是信，下筆，其意，是，高觀也。
（十）通書下中手明立稿，杜將左列新書史，意是於見快，即斯，此也。是信，下筆，其意，是，高觀也。

雷 存 上 六五軍
十月廿六日
宋八代年
上海江蘇路弄五號

航空

北京 中央文化部

石西民 部長

親 啟

0127
10月

上海江蘇路弄五號 傳雷 啟
十月廿六日

航掛

傅雷致石西民函墨迹——傅雷口述，朱梅馥代筆(2)(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书信卷出版说明

本卷收辑傅雷先生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致友人书信三〇二通，绝大部分选自残存的原信手稿或副本。

当代世界版的《傅雷文集·书信卷》辑选了傅雷致黄宾虹信函九十九通，皆来自《傅雷书信集》手稿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现共辑选该书信集收录的傅雷致黄宾虹信函一一七通，其中十五通由傅雷手札的钟爱者和研究者、书法评论家张瑞田先生，据傅雷手迹录入，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二〇〇八年纪念傅雷诞辰百年活动时，有一读者发来流失于拍卖行的一封傅雷致黄宾虹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函，现亦已收录。故本卷共收录傅雷致黄宾虹信函一一八通。

致傅聪钢琴业师、波兰著名钢琴教育家杰维茨基教授信函十四通，发现于一九九六年底；致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信函十五通，发现于一九九九年。这两批信函均由香港中文大学金圣

华教授译自英文或法文。最新发现的有一九三一年在法国致吴宓短笺，一九四七年致读者朱介凡关于读书的信函，一九四八年写给耶鲁大学音乐院院长的信函二通，以及写于一九五六年致柯灵先生的短简，均一并收录。

二〇〇八年纪念傅雷先生诞辰百周年活动期间，发现的一九六一年八月三日致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和曹荻秋副市长的信函，此系傅雷先生代表里弄居民写就的上诉函，亦已收录；此外，还收录了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一九六二年傅雷致原北京图书馆馆长信函一通，随信寄交经他保管珍藏的我国英年早逝的著名作曲家谭小麟的全部手稿。

二〇一三年从上海档案馆发现的六通信函：一九三七年致罗香林函、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就办刊物呈原上海市政府四函及一九六二年致苏继庠函，均已收录。

此次还增补了从旧书信稿件中发现的四通致刘抗函，以及二通致成家和函。最新收录的傅雷致挚友刘抗之子刘太格两函，系二〇一五年五月由刘太格寄来保存完好的信函复印件，这是当年刘太格留学澳洲时，傅雷写给他的信函。

所有信函均按致收信人首封信的时间先后编列，为保持有关内容的连续，个别收信人的编序稍作调整。辑收的信函，除订正文文中个别笔误，文字一仍其旧，以存其真。经过“文革”浩劫，先父写给诸如钱锺书杨绛夫妇、庞薰琴等挚友的书简，皆荡然无存，实为憾事。

本卷末，辑收了《傅雷夫妇遗书》，并附《傅雷年谱》。

所有文字，现均据二〇〇二年十二月辽教版《傅雷全集》第二十卷，以及二〇一〇年十月江苏文艺版《傅雷文集·傅雷致友人书信》增补校订排印。